





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文疏

重修武夷書院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  
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  
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  
道實始此山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  
之筆當今寰海數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  
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為之守幾載雨凌



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地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乃力用相于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淳一老之典刑

建陽書坊同文書院

鄒孟氏去孔聖之世未久已聞無有乎爾之言韜宣子見魯國之書獨存遂有盡在是矣之歎蓋文獻所闕最大在古今其揆則同曠茲東陽視昔闕里四方文籍之所自出為世道義之所必宗文公之文如日麗天書坊之書猶水行地自後世師異道人異指不得其傳而天下書同文行同倫必自茲始方今四海一統六合同風家有其書人尊其道豈有淵源百年之地獨無庠序一畝之宮爰始爰



謀以教以養于以尊崇往聖之道統于以培  
植昌運之人才接前修之典刑新後進之聞  
見謂圖書會府肯但同石渠天祿之校讐謂  
禮義大邦當不止洛下河陽之講論苟於此  
質無疑而考不謬則端可施罔極而傳無窮  
志雖惟勤力則未逮吾聞竇燕山宏開義塾  
戚睢陽廣致名儒才俊固自此以奮興子孫  
亦因之而著顯况此地規模難同他學而吾  
道福澤不比異端到手必為天心毋二此皆

已分內事也願與天下共為之小學成始大  
學成終便是人文之一會千載在前萬載在  
後定知世道之大同斯文其興先聖如在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

三代以前之王化實始北方兩間最盛之人  
文莫如中土蓋天地既分混沌而河洛首出  
圖書伏羲以此畫八卦以前民神禹以此叙  
九疇而建極卜東瀍卜西澗周公定太平六  
典之書觀太廟觀明堂孔子垂後代百王之



法歷觀往迹皆在中都况天下四書院之興亦必嵩陽之地而河南二夫子者出又明洙泗之傳欲興斯文曷自今日豈但紹列聖之道統實以培昌運之人才某生長中州宦遊南下每見江左斯文之盛實惟文公正學之宗精廬接畛之相望文籍九州之徧滿不量微力小創精黌雖竊取義學之名終未究書生之志重惟東野之末正氣久鬱於偏方時有元魏之興文教誕敷於諸夏遐觀一時文

物之盛綽有三代庠序之遺天運有往則必復之幾地氣無鬱而不伸之理推行斯道固係乎人蓋聞竇諫議之建塾延師為燕山之雅望張橫渠之買田興學為閔輔之美称雖於諸賢無能為役但此分內當為之事願與天下共積其成其有興乎將見君子聞大道小人蒙至治必有作者出為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

重建文公神道門



竊惟建之考亭寔惟東南闕里 文公墓在縣西北偏唐石九頓峯下神道門在麻沙鎮而可一里許累朝表章双表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不無損壞忽此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者過半竊覩 上司行下先賢祠墳墓遺跡去處皆務修葺况 聖朝表章文公之學又非他比門臨驛道如此損壞曷稱觀瞻今擬一新起蓋仍就其傍作草

廬三間召人居守洒掃中為祠宇以為過者下馬瞻敬之所願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約用鈔二十錠餘非得當路主盟豈易圓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朱文公百世之師即今夫子微國公千年之墓視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存遺統曷想冥鴻但久商容之間者必式車而過仲舒之墓者為下馬道之所在疇敢弗恭况朝廷崇獎之方新又府



縣奉行之惟謹凡經游歷靡不表章顧沙川  
駟道之傍即唐石墓門之闕峩々双表奕々  
衆瞻忽焉風震雨凌致此梁傾棟橈此通國  
上下之所驚惋豈為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  
懇忱用干當路堯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  
於此大明天地日月山川猶存則此門亦當  
不朽輒奉以請願相其成

毋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

我聞夫子之道日月照四時行厥有曲阜之

居宗廟美百官當作述凡經幾代表章皆出  
公家式修寢宅以妥靈或錫土田而致享亦  
尔士而有教養居游之地故此邑称兹絃歌  
禮義之邦瞻今考亭視昔闕里千秋萬古世  
守竹林一畝之祠四海九州人知晦庵四書  
之學頃緣郡政獲拜公祠靖惟苴補之微苟  
完猶慎茲覩規隨之計式廓用休恭惟 昭  
代之崇文首重先賢之褒典第居下位靡達  
微悰祭而無田何以爲春秋菜祀之助教而



不養何以為晨夕糞土之供祀典實風化之  
有闕人才豈世道之無補居如此其近而世  
如此其未久學有所不講則道有所不得明  
吾力負山斯文如綫幸是邦有足徵者而尔  
祖其與享之凡為人賢子孫與吾世大夫士  
實皆有責豈得無情與其微異端一日之福  
田孰若綿吾道百世之利澤畫田井以興學  
校且共為橫渠一鄉之謀置廩餼以延師儒  
當有建明道十事之議欲觀周道請自魯祠

御史坊富義橋

郭門由楚地入閩已愛義寧山水晦庵傳洛  
學之建是為雲谷淵源四百餘年以來地靈  
人傑三十六峯之下山遶溪迴厥有與梁實  
當勝處東鰲峰西廬阜此為忠孝文武之鄉  
上武夷下考亭允謂禮樂詩書之聚頃洪流  
之飄蕩徑大路之顛隄今欲增廣前基置實  
有資衆力挹北澗之水可以利濟群生出西  
山之雲可以覆幬六合此為功德未易名言



相如題柱間豈但乘駟馬以快平生之志子  
房遇圮上會當取一篇而為昭代之師小疏  
奉題大家成就

麻沙重建會文橋

本橋頃因唐川泛濫半截隨流凡有往來  
無不病涉今承本縣提調官王盟重新整  
頓然体大用博事重費繁非藉衆緣鮮克  
舉之父母官既倡始士大夫必贊成倒  
廩捐金圓成一段濟人盛事是所願也

九峰山奔衝海眼谷陵今見於變遷會文橋  
截斷虹腰溱洧豈容於病涉矧沙鎮為閩中  
喉舌且圖書湊天下舟車浮鼃龜以為梁日  
子方能攸濟役烏鵲而橫渡天孫始克有行  
惟神人猶假物以涉川非達磨曷浮蘆而渡  
水運斤揮斧欲飛梁半破重圓倒廩傾囊賴  
長者多勾博施好事人、出氣力前程步、  
是亨衢維新之是圖庶斷者復續春風生筆  
下豈無助犀帶坡翁明月滿樓前會有題虹



亭岩客

麻沙鎮畫錦橋

漆洧以乘輿濟人未多子產渭川以飛梁度  
衆尚說崔公况雙溪環朱紫之家而四海會  
圖書之府百餘載曾翬鴈齒十數年兩厄鯨  
波僅存疊石故基謾使橫舟野渡雖云止一  
帶水之隔動有如千里河之憂大規模今欲  
重新舊公案不妨粘起度工不小會費尤繁  
共推助犀帶之心庶可展擲領巾之手在席

上行多題柱丈夫游憇圮間當遇授書異叟

建陽縣莒口橋

閣道橫空勢奪垂虹之麗籀文煥斗名標乘  
駟之雄念巨浸之懷衰驚脩梁之蕩折欲新  
駕壑必大鴻工溜雨四十圍盡選屹流之柱  
去天統尺五危飛礙月之簷費則浩繁理當  
糾合揮金樂施能脩濟川之功題柱相仍穩  
作朝天之路



太原寺重建法堂

梁開平梵寺肇基已更七代宋紹興法堂重  
初何啻百年象教有嚴檀那不動豈意鬱攸  
之變偶延釋氏之宮雖其徒守護之弗虔亦  
此數遭逢之一厄今欲重新命奩依舊規模  
復鐘魚千古道場藉龍象大家氣力莫說佛  
難度火須存百千萬億劫不壞法身空知天  
解雨錢又見三百六十年重來檀越大捨  
施早完成

卷四

十



上梁文

同文書院上梁文

伏以天地判而人文興河洛乃圖書之府孔  
孟生而師道立邨魯為禮義之邦孰知千載  
以來獨奉一鄉之盛瞻我考亭之闕里實為  
崇化之書林淵源可漸文獻足証二帝三王  
以來之道至此大明四書六籍而下之文靡  
所不脩凡舟車之所至具耳目以皆知天子  
庶民何人不尊其學光天薄海無地不有其

書皇乎盛哉盡在是矣誠能一出於正便可  
四達無疆况書同文行同倫際今日休明之  
運而黨有庠術有序皆清朝培養之仁經之  
營之完矣美矣於此觀俎豆衣冠之會於此  
聞金石絲竹之音天昌昭代之文地扶千年  
之闕茲蓋恭遇 山主府推明公中州文獻  
正學源流分刺緹屏光霽人間之風月卜居  
書府輝煌天上之璧奎善類棟梁斯文柱石  
大矣鄴侯之志謾施萬卷之新籤苦哉杜老



之心要見千間之廣慶氣求聲應跋翼羣飛  
坐令鞠蔬鞠草之場遂有米藻采芹之樂俟  
後世禮樂肯但同汾水之諸生聚天下師儒  
當不止燕山之義塾載陳善頌同舉脩梁

兒即偉拋梁

東 書籍高麗日本通一滴龍湖山下水

千源萬派定朝宗

兒即偉拋梁

西 斯文一柱與天齊四書六籍人々誦

孔道何曾間跋提

兒即偉拋梁

南 郁々文明聖化覃培取昌時公輔器

門前峯色映台三

兒即偉拋梁

北 萬里車書通上國載將南道又關河

會見九疇叙皇極

兒即偉拋梁

上 奎壁光中涵萬象太平直待讀書人



白玉垣高瞻上相  
兒郎偉拋梁

下

八表皇風陶冶化五方殊俗一朝同

禮樂衣冠藹華夏

伏願上梁之後英賢輩出文治大同以明倫  
教法為王者師以治事學規為天下式正人  
心息邪說厚培三代之人才繼往聖開太平  
重見六經之治法功禪元化澤及生民

蓮社上梁文

我聞上古之聖賢初無二道世有獨行之豪  
傑自立一宗常言白蓮不染塵世若淵明以  
此自潔於晉宋之代雖夫子豈能無取於沮  
溺之徒流傳至今樹立猶偉眾人毀裂此獨  
能褒衣而大冠舉世吸舖此獨不葷食而酒  
飲語其道則父子夫婦何嘗殄滅彝倫問其  
事則士農工商未始棄捐本業况是本心之  
直指尤於大事已無乖雖託名西方佛法之  
依亦不為東林僧舍之附蓋髡髮非所以昭



華夏之習而腥面非所以示象教之嚴允謂  
潔身何嫌避世重惟清修一畝之地更在闕  
里同文之邦首稽萬年心已厯於報主心香  
一瓣義更重於尊師庸載關於堂寮又一新  
於命與脩梁肇舉善頌敢陳

東 東林又此振高風門前流水清如玉

一直朝宗向祖宮

西 西方緣業若為梯但教會得初來意

一點清香出淤泥

南 南國離明聖化覃更向書林文物地

峩冠大帶作奇男

北 北闕人、拱辰極太平一畫見何時

會見人寰皆樂國

上 一點光中森萬象諸天境界自清閑

裘馬門前塵幾丈

下 水光天影交相射一根到底白無瑕

便是中間清淨舍

伏願上梁之後道力永堅宗風大振已會高



情於彭澤更參悟趣於濂溪百世師傳要不  
失通直虛明之旨九疇皇極便同遵蕩平正  
直之風應五三明聖之休期集百萬蒼生之  
洪福

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啓劄

謝鄉舉論學

某切惟有司舉賢以為國用士子應舉亦將  
以為國用固無所事乎私謝重惟今天下事  
非待智者而後見也通國上下已仕未仕莫  
不疚回於利祿刑禍之中而不敢議匡、茅  
草場屋之文何能為世軒輕出語稍生即震  
于有司用頓不敢上而執事先生獨挺然出



力排衆議而收之一經題品便許以佳士不  
知於文字之末何以遽得某如是之深此某  
之所以重有感於先生之知己而亦深喜當  
世英雄固有意見之相同氣義之相與千里  
共肝鬲利祿刑禍未必可盡驅磨一世人物  
也此某之所以不可無一書以布心腹于下  
執也某生長建之雲谷山中少孤無似從鄉  
先生習舉子業未知學之為何事也年逮弱  
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始喟然歎曰學在是矣

自此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為明體適用  
之學每病今世之學者議論徒多而踐履益  
薄詞華雖工而事功益不競而又自恨資質  
晦鈍學力卑淺不足變化守狷而不適通意  
廣才疎不足以遍又山林之性不能俛仰趨  
媚戇愚動趣撐觸雖欲有志當世亦徒抱此  
炯、耳前年因與計偕遊行都飽觀時事益  
自歎學力本不逮而又遇世難於涉海不可  
以樊舟將試輒浩然有倦於功名之想望幸



而下第益得窮其故學鄉邑朋友亦稍相  
聽游從而或且笑其迂拙茲為秋試以親庭  
責望不得不尔不能排釘時粧亦據其所蘊  
而見之於詞不知其過當得失已置度外也  
復玷選中誠不自意後會朋友某人備道先  
生所以取予之意誨諭之言與夫拳拳期待  
之盛心而後有悟於大易初六浚常之旨先  
儒以劉蕡之對尚犯此戒則某居下求深烏  
得無過行將就試春官先生之訓敢不服膺

萬一得由此奉對大拜自當傾倒竭盡所懷  
以副先生之望然時事已矣某自度必無所  
用於世便脫去場屋之累亦惟與二三同志  
學者俯仰林壑沉潛古書自求切已受用無  
媿此生而已近者大學欲倣文忠公衍義只  
就學者分上事輯為後傳以見明体適用之  
學舊讀春秋苦傳義文鮮有得其正者曾倣  
綱目例以左氏書實其事以公穀程胡諸家  
之說足其義頗有條理未曾成書或得就此



工夫亦無小補尚當從執事先生求是正焉  
茲有三山使謹修啓事以謝于執事者復作  
此以既下懷倘蒙先生矜念而終誨之便中  
切望條示

謝貢舉啓

伏以後生為朝廷措事策媿無考亭之三  
明公與天下求材賦辱在阿房之五豈特有  
司公明之選亦見當世英雄之同深感已知  
庸伸私謝切謂國朝之取士獨由科目以得

人持衡者不當徒較其詞章當以收拾人材  
為務操管者不當徒志于爵位當以扶持世  
道為心矧方艱難多故之時而有文武欲盡  
之歎聖主念事會之無極欲廣賢路之招採  
廷臣慨士氣之未昌猶惧以科條而隔截恩  
施非不厚於士意向何來白於人有司懷觸  
諱之疑語生輒思舉子有患失之慮氣餒可  
知以此取士何以得人材以此入官何以扶  
世道稍有志者蓋已羞之某幼讀父書粗承



世學少而好賦第知小夫篆刻之工壯而讀書頗識大學知行之要益求實事不競虛文勉焉自力於躬行切亦有志於世故嘗借計吏出試奉常自顧時事之已殊又惟學問之未到積累三年方求病艾顧瞻一世愈激憂葵難徑入以扣閤又俛從而借徑氣鬱勃其已久言過多而莫知賦皆佩誦之辭既以二典三謨之欽為主論必究極其說又以中庸大學之誠為言至於三策之條陳是亦寸忱

之憂愛謂當內外交急之會初非上下相蒙之時聖君當畏懼存心可自怠而沮人材之氣大臣必誠公盡下不可獨運而失天下之幾冀可措以轉聞庶不為於虛論人謂場屋非言事之地何妨屈蠖以求伸我知科舉乃進身之初寧忍獲禽於詭御已置得失於度外敢期摸索於暗中請省僥踰端由幸合茲蓋伏遇座主仙尉秘書郎卿先生領袖後學鑑衡斯文雪案繁光已久抱經綸之蘊風簾



燭影不徒取華藻之文將求實材以奉明詔  
何馮宿之畏太甚次排直言於下等之科賴  
了翁之見獨高姑寘古學於五名之後蓋識  
者有見於救時當隨之義而先儒亦戒夫在  
下浚恒之凶忠焉能勿誨乎服之不敢失也  
第自媿深山之苦學誤蒙稱碧水之竒材雖  
曰有誠而譽但恐無實以副某敢不益加鞭  
辟無負甄陶倘策之大庭決不效平津阿世  
之學然與以一命詎得行明道澤物之心惟不

媿於為人是即酌於知己

聘啓

昔者老姑幸獲供於蘋藻今為弱息敢來附  
於絲蘿自非長者薄於記存安得舊姻以之  
繼續故面相見而口相約欲男有分而女有  
歸慨然義襟異彼流俗在孱庸何以得此於  
禮文詎容忽諸白璧定婚安敢謂許由之假  
黃金得諾必不孤曹丘之來倘百兩之歸不  
俟及筭則五世之昌何勞問筮我所願也公



其籌之

又

吾親乃尔姑數世之姻維舊生男願有室  
一朝之好方新同心允契於蘭薰締約遂聯  
於蘿附妻以兄子足知慈幼之真情遺之後  
人惟有傳家之世閱雖言傳於媒妁實天合  
之夤緣依劉得人方倚重扶持之力維熊有  
夢覩延洪嗣續之祥

回定啓

崔盧甲族夙推譜系之高韓范世婚重締姻  
媿之好辱慙之委既敬弔勉而拜從伏承  
令如詩禮相傳擅芝蘭之挺秀某長女縱笄  
甫及恐蘋藻之未勝因緣獲定於一言繫縛  
不拘於未俗餘生何幸庶相依唇齒之間吾  
味既同願盡索形骸之外

又

葛藟施于條枚已屢見孫枝之秀女蘿託於  
松柏又得依族葉之榮因親而親乃幸之幸克家有道



正將求舉按之賢相聞無儀僅能事執巾之  
役偶役冰人之申好遂成月老之夤緣茲蒙  
鴈幣之鼎來復辱魚書之謙墜載欣今日克  
諧劉范之婚姻固俾昔人專美朱陳之嫁娶

又

問諸姑於伯仲之間久知聲譽聯舊親於妯  
娒之列幸忝姻媿雖自題紅葉以無心然迺  
喜朱絃之有續材高杞梓固非為養以娶妻  
質類菲葑已嘗不嫁而擇對信夤緣之有自

豈人事之由來聘禮拜嘉母替後來之約會  
言不遠敢愆親迎之期

又

自慚小女欲共箕箒於方新豈無他人不若  
葭莩之求舊敢效朱陳之俗庶無夷虜之風  
遺双鯉書情文燦、陳請鴈幣禮意渠、謹  
百拜以登嘉之七襄之為報嫁無資送幸兩  
忘芥蒂之求德有潔柔宜載詠藻蘋之采

熊回虞



辛媯得姓之初苗裔已三千襍淮楚分支之  
後詩書皆四百年俱為善族之稱宜作嘉姻  
之合令嗣一經有訓諒足紹於箕裘弱女四  
德未閑恐弗堪於伉儷但擇婚姻者不必富  
貧之是較重道義者毋分材藝之孰多儒家  
固有常經節亦惟求稱况伯氏胥篤斯文之  
契而大昏亦宜世好之修重往行言敢稽報  
幣中壺之家人正告有闕今日之義方外氏  
之宅相多賢願見前脩之範輒

荅誠酒文

甌閩有布衣素號詩酒癖一觴一詠窮極朝  
夕陶兀曾不知利名之為韁鎖貧阮之  
可休戚客有造其廬而譏之曰方今神聖在  
御登崇俊良墨客鸚舉將才鷹揚賢士載質  
大夫皇、子獨不嗟功名未成志願不偶擯  
棄名檢放懷詩酒上乏譽於鄉曲下遺誚於  
朋友名教清議吾不予取乃者廣平為文示  
戒貫穿詩書爰及歷代悲愚智之得失監國



家之成敗禍亂之階惟酒為害君侯俊哲試  
聽大槩命客促席披讀未終歛襟兀坐媿謝  
愚意若醢雞之在覆幸夫君之發蒙吾將剖  
鸚鵡之杓碎琉璃之鍾啗荷鍾之伯倫謝投  
轄之孟公酒若有神自西自東與子絕交誓  
不汝從客乃復坐音問方諧或吟于側或笑  
于階揮之不去招之不來四座驚佈毛森骨  
豎客惧欲歸吾固留駐忽聞庭畔切切若語  
若怨若恨若有所訴吾復怪問汝訴何緣與

汝同處殆三十年窮困貧阨皆汝之愁吾未  
能操戈以逐子何以寃而有言辭令未周恍  
若有應子聞賓賢不聞酒聖今子見逐我去  
何辭我欲有請子其聽之昔子游學栖、荆  
楚琴劍無光氣色慘怛賴我侍側輒忘羈旅  
爰自壯歲抽毫作文碎慳氣索勢若車奔恃  
我發作思湧如雲至若都門悵別易水歌罷  
游子心摧行人淚洒悲風起於長樂煙樹黯  
於清灞引一觴而氣振復一杯而憂寫時予



之功不在禹下獨不聞既醉備福見於周詩  
不為酒困聞於仲尼德將無醉酒誥之辭酣  
酒嗜音五子所悲商辛糟丘畢卓酒池沉湎  
淫佚穢德日滋咸其自取過我何為廣平子  
掉三寸之利舌駕傾河之雄辨毀譽賢哲蔽  
欺已見使吾子一覽而驚再見而歎忘我大  
德思我小怨先民有言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彼昏不知胡為我責逝  
將去汝適我樂國客聞之而義服我聽之而

拱默延之上座永為嘉客

勿軒先生文集卷五終



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經籍

刊儀禮經傳通解

切見儀禮為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  
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  
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  
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  
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周  
禮之書豈非宇宙間一大欠事我文公



晚年始為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燹之後板帙散亡蕪元刊印係初本所纂註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為之圖解又復過畧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

擬就書坊板行以便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閔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為儀禮外傳以附其後或可繼儒先所未畢之志仰裨昭代制作之萬一其於風化亦非小補惟是力不逮志非藉鉅力曷臻于成是用其啓仰干當路元公鉅人伏望主盟此是復三代典禮補六經闕遺上為先聖先師下為蒼生來世千



載事業幸勿多辭

孔孟以來歷千載有餘而道始續漢唐而下  
亡六經之一而世不知蓋儀禮具列三千而  
篇目僅存十七豈有捐周公制作之大典而  
尊信掇拾之餘篇居然為經遂以行世洙泗  
之道未墜於地荆舒之罪上通於天恭惟朱  
晦庵起自南服蒐舉帝王墜緒輯成經傳完  
書家鄉邦國始於朝廷靡所不載天子公卿  
下至士庶期於可行猶欲酌古今之宜盡天

地之變定百王之不易幸萬世於方來書雖  
漸完志則誰繼不量微力每抱苦心竊惟禮  
壞樂湮必至網淪法斲幸當書文大同之世  
何可天下不識此書非亟刊行日遂湮沒是  
用白之先聖告我同盟但得當世學習者  
多亦為明時制作之功顏淵氏問夏時樂  
韶舞道將行也欵韓宣子見易象魯春秋禮  
盡在是矣使補六經闕典佇看三代太平

說



適堂說

西劍母侯希說為南劍府判一日小憇考亭  
謂僕曰余舊有讀書之室曰梅庵今更扁以  
適堂蓋余老矣將求吾所自適者為一日之  
適一日之安也余又將隨所寓而扁焉則亦  
無所往而非可以自適之地矣子其為說識  
之顧僕何足以究斯義輒誦所聞而言曰適  
者有所<sup>得</sup>而往而非即其安之謂也三代而上  
所適者一道而已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

道無他適也後世始有適情適樂之說魏晉  
間虛曠之風勝陶謝諸賢發於情性興致大  
抵皆求其適之辭昌黎送李愿曰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東坡和淵明曰云何得一適亦有  
如生時他日賦赤壁不過以江上清風山間  
明月便可為適之具而胸次所存者皆虛曠  
之餘習凡我所當有事者皆視之以為無拱  
而付之幻妄以此為達而適之義晦矣若是  
者雖足以少塊世之貪名逐利終日馳騖不



得息者然秦漢以下牽補架漏人無宰物之情其獨不以此哉聖賢之言初無惡乎安且適也大學嘗言止定靜安之道亦顧所適者何如耳書曰惟我事不貳適易大傳曰惟變所適此周公孔子之言適也不貳適者謂此心當一於其所往而不可以有間也先儒主一無適之旨蓋起於此惟變所適則雖千途萬轍皆可適之地而我之心固未嘗不一而初未始有適也又豈即其安者之所可得哉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所適者固在乎道此道也秦漢而下蓋無傳焉獨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仲舒不識性未必能見道况可責之陶謝諸人乎今學者誠能得其所適固將理解而意會境契而心融無所入而不自得亦無所往而不可安矣洛沂風雩而有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者哲之適也鳶飛魚躍極而至於上下之間全体呈露大用顯行者子思之適也吟風弄月庭草交翠濂



溪之適盖有出於言意之表者矣雲淡風輕  
傍花隨柳明道之適盖有見夫顏子所學所  
樂之事者矣此豈常情所易窺測哉又豈魏  
晉以下諸人所能解其會也哉學行之所適  
有淺深則隨其所以皆可以安而非其至候  
之所適固非遽求以即安者姑為是言亦微  
示謙抑之意云尔邈其所學蓋習久積之熟  
周游延平武夷之間所事所友亶不倦見聞  
願養功益又多矣深有慕乎聖賢之道必深

契乎聖賢之心是盖得其所適者也輒為之  
說而系以銘

聖賢日用	惟帝之迪	必有事焉
不貳其適	變有萬殊	實貞夫一
業、統、	終日夕惕	一旦洞然
理順水釋	無適之中	貞適斯得

虞彦忱字說

前禮部進士梅莊先生虞君令子仲海言論  
每以剛正自持重禮教篤倫紀余畏友也余



在鰲峰作求仁約頗欲論究三禮之學仲海  
獨降心焉長子迪從予遊一日仲海貽書諏  
日為迪加冠俾余蒞之余喟然曰冠禮不行  
久矣學以禮為先禮以冠為先余雖不敏學  
固將以行之也其何敢辭今月吉日禮儀既  
備敬告尔字曰彥忱甫其辭曰日用之間動  
靜語默大哉洋洋皆帝之迪稽古明謨惠此  
則吉首蔽一言允以成德推允之義是曰忱  
恂一念卓然萬象畢陳學有大本道有大原

匪信曷立匪誠曷存中庸有言不誠無物三  
百三千行之以一希聖希賢惟敬時克知曰  
迪知哲曰迪哲肖貌兩間而名為人允茲克  
迪勿狃小成念哉敬哉尚克時忱忝尔帝命  
顧謔明

張以謙字說

余甲辰由莆抵玉融一日郡學糾實齋陳君  
會邦之俊秀中有一生貌粹而氣溫心竊嘉  
之詢之則張氏之子名益字以謙問其世則



祖居海上之草嶼以儒學顯其積善有自矣  
明日訪余寓舍且求余一言為終身受用因  
告之曰謙美德也謙則受益矣余復何言請  
不置則繹謙之卦義以告之謙六爻無凶辭  
上三爻為坤皆以利言下三爻為艮皆以吉  
言坤靜而艮止也夫惟天下之至順者得利  
常大天下之至靜者得吉常多此為處已而  
言也天下之益出於已者有限資於人者無  
窮吾聞九三一爻謙之主也謙五爻皆陰獨

此文為陽陰柔而虛求益者也陽剛而實乃  
有益於人者也彖言君子有終文亦有君子  
有終皆言其所主也學而不求君子之益其  
可乎求益之道不親近其人可乎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學之染人殆有甚焉即此五爻言  
之二承乎三上應乎三曰鳴謙四乘乎三曰  
撝謙皆得益者也感於中者深則自有以著  
乎外鳴之象也聚於我者富則自有以施於  
人撝之象也初與五則遠於三矣初牽二而



勇於進五援四而得所親是亦私淑而與聞者也瞻前修其已遠幸緒論之可徵吾黨已不得見之親炙矣其所以聞於私淑者皆可勉也益乎其亦有感於余之言也乎

祭文

祭先聖 齋宰

道統正傳先後一揆禮有常行百世可俟恭惟元聖祖述憲章春秋素志法則一王損益為邦豈不考議允矣大成寔惟通祀百世

之上顏曾思孟百世之下周程張朱道德功言誰出其右後有作者禮宜並侑秉心對越永矢弗疑勿謂綿蕪斯文在茲以先師鄒國公 邾國公 沂國公 兗國公配元公 淳公 正公 獻公 文公侑祀尚饗

又

天下之大積於一邾三代盛時閭塾黨庠恭惟闕里為萬世則觀飲知道觀射知德由魯迄鄒仁義七篇鄉井左助庠序宅田秦弊相



仍千五百載閔洛講明一鄉三代考亭制作  
一爰可王家鄉而邦三綱五常天未欲治人  
不蒙澤鹿洞遺書寢就湮沒幸被淑艾厥有  
同方矢忱對越神其洋洋時其暮春克舉遺  
式舍旃告虔有永無斁

又

夫子六經垂憲萬世秦灰魯壁僅存如綴詩  
逸書亡禮壞樂廢春秋多訛易亦失次辭且  
不明况繹其義一喪之後千載無繼天廸先

覺克開來裔閔洛考亭益大以肆如日中天  
有目皆視茫茫墜典夫豈無俟易與詩書古  
文是隸周官不亡不待考記二載三傳豈不  
小戾周孔盛心孰測其閔經無全書世不至  
治竊不自量曷克遂志神之洋洋晨夕與祭  
矧此開卷聖筆難識宮庭告成舍萌有祀輒  
陳忱辭有祠其遂敢以先師侑祀尚享

又

禮不虛行存乎其人、之為人以其存心惟



仁與義人道大經於穆玄聖元氣渾成得其  
傳者約禮求仁去聖逾邈憂時益深戰國何  
世功利縱橫惟我孟氏鉅談息淫禮不重食  
義不重生浩氣所塞百世其興泰山岩、孰  
我敢任惜茲隆緒載莫尋卓哉元公太極之  
英建國屬書孔道復明再傳闕洛聖門顏曾  
茲道南來桓、考亭愚嘗謂公功配孟氏一  
生四書晚歲三禮世衰道微經殘教弛禽獸  
食人有甚洪水天網地絃至此何恃倘微其

人孰任茲理南游三年閱世多矣安得尚友  
天下之士每愛東都一代節義誠能善變禮  
樂可俟聖道茫、鑽仰未易狂狷何取夷惠  
百世末習狂瀾賴此柱砥願得同志相與興  
起六陽嘉會舉此墜祀昭明洋、其克相止

又

夫子之道千秋萬歲文公之書九州四海古  
之君子患道不明今既明矣但患不行若稽  
放勳甲辰昌曆閱歲未多三千六百斯民富



壽且二千年自時厥後何其奇偏天道循環  
無往不復一縷斯文正在迂續君子事天猶  
子事親不善繼述天功曷成斯道固明晦蝕  
亦易惟當講學修身以俟聖門於此尚有憂  
之吾黨小子詎敢弗祗匪直斯會曷在我後  
洋洋有相在上左右

弔慰

慰人喪妻

間不嗣音方此馳仰而一段淒風忽自西來

遽覺有悽然氣未幾聞令閨夫人仙矣吁是  
風之來不爽也耿屏星兮獨對寒鳴鳳兮孤  
飛沈寥高興寧不與俱秋邪雖然悼潘之賦  
則滯焉而不化鼓莊之盆則放焉而無倫不  
若中庸中節之哀則逆境皆進德地愛助小  
衷敢以此告

慰人喪子

忽聞訃音謂令冢嗣棄絳衣之侍赴玉樓  
之招為之驚但未能已雖王槐植厚竇桂



聯芳分枝榮悴蓋亦常理惟是幹父之宗克  
家亢族方有譽處一旦遽尔中折天性所鍾  
傷如之何昔文公先生嘗處是矣情不勝禮  
節哀順變是所望於足下也薄有奠儀具陳  
副楮謹此奉慰不宣

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